

# 内部控制质量、审计师努力程度与财务报表重述

杨明增 曹惠泽

(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 企业内部控制和注册会计师财务报表审计是抑制财务报表错报行为的内外两种治理机制。以我国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 2008-2013 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师努力程度对不同性质企业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质量内部控制对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审计师努力程度的提高却对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对审计师抑制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低质量内部控制则会削弱审计师努力程度对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 内部控制质量、审计师努力程度、财务报表重述

**[DOI 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7.02.007

**[中图分类号]**F23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10(2017)02-0048-10

## 一、引言

财务报表重述表明企业已披露报表存在严重的错报或漏报行为,频繁的财务报表重述是对已披露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和及时性的否定。企业内部控制是企业财务报表信息质量的第一道“防火墙”,美国 SOX 法案后,内部控制对企业财务报表信息质量的保障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传统的注册会计师财务报表审计制度一直是提高财务报表使用者对其预期信赖程度的最后一道外部“防火墙”,由此,形成了企业财务报表内部和外部两种基本的监督机制。财务报表重述表明企业先前已披露财务报表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这两种监督机制能否有效抑制财务报表重述现象?有无根本性的差别?此外,同样是财务报表重述,也存在本质的差别,有些是与企业财务业绩相关的更正,有些则是与财务业绩无关的、对财务报表附注做出的“文字性补充更正”,针对不同性

质的财务报表重述,内外这两种监督机制的抑制作用有何不同?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厘清的问题。

虽然已有诸多文献对财务报表重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但是将企业内部控制这一内部监督机制和注册会计师努力程度这一外部独立制约机制放在一起,共同考察和比较内外两种机制对不同性质的财务报表重述抑制作用的文献较为有限,此外,尚缺乏研究二者是否存在交互作用的经验证据。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 2008-2013 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考察和比较了内部控制质量和注册会计师努力程度对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以及盈余虚增导致的负盈余财务报表重述的影响。

本文以下部分是: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是研究结果分析,最后是一部分研究结论。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本成本锚定的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5BJY013)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审计报告模式重构对投资者感知及其经济决策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5YJA79007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明增(1970- ),男,山东淄博人,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审计理论与方法。

## 二、文献回顾

财务报表重述一直是投资者、监管者和舆论媒体关注的焦点,也是审计会计领域学者研究的重点。从当前已有文献看,研究者主要从财务报表重述的动机、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三个视角对其进行实证研究,本文考察的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师努力程度属于财务报表重述的影响因素范畴。

企业内部控制被认为是保障财务报表信息质量的第一道屏障,考察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报表信息质量的关系就成为会计理论界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获取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报表重述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就是其中之一。

Yu-Ho 和 Sun (2014)<sup>[1]</sup>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报表重述概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Wang 和 Huang (2014)<sup>[2]</sup>考察了 SOX 法案之后,企业自愿性财务报表重述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自愿性财务报表重述概率与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Wang (2013)<sup>[3]</sup>研究发现无效的内部控制更容易导致财务报表重述,而且,与账户、交易层次的内部控制缺陷相比,企业整体层次的内部控制缺陷会导致更严重的财务报表重述行为。刘启亮 (2012)<sup>[4]</sup>等人以沪深上市公司 A 股 2007-2009 的经验数据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能够显著地抑制企业财务报表重述行为。郭道芝 (2014)<sup>[5]</sup>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结论,存在严重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更可能发生财务报表重述行为。

SOX 法案颁布实施后,Dechow (2011)<sup>[6]</sup>考察了 SOX 法案之后,更换审计人的企业财务报表重述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与没有更换审计人的企业相比,更换了审计人的企业存在着更普遍、更严重的财务报表重述行为和内部控制缺陷。

从以上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关于内部控制对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的抑制作用获得了比较一致经验证据,即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抑制企业财务报表重述行为,但是,这些研究多数没有对财务报表重述行为进行细分,无法分清高质量内部控制对不同性质的财务报表重述行为是否还有效抑制。

现行独立注册会计师财务报表审计机制为财务报表不存在重大错报提供合理保证,因此,注册会计

师及其事务所相关特征成为考察财务报表重述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重点。通常认为国际四大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Francis et al. (1999)<sup>[7]</sup>,但是,国际四大在各地的分支结构,规模不等,拥有相对较高的独立性,审计质量也存在较大差异,Francis et al. (2013)<sup>[8]</sup>的研究发现,与规模较大分支机构审计客户相比,规模较小分支机构审计的客户发生财务报表重述的可能性更高。但是,这些研究多是考察了审计组织机构特征对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的抑制作用,而缺少考察审计人员些主观因素特征对财务报表重述行为影响的经验证据,审计质量的提高与审计人员的主观努力程度是分不开的,因此考察审计人员努力程度这一主观特征对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的影响也尤为必要。

Bonner 和 Sprinkle (2002)<sup>[9]</sup>的行为实验研究证明审计人员努力程度与审计绩效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理论分析认为审计人员努力程度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审计人员发现错报的概率,从而一定程度会降低发生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的概率。但是,在大样本的经验研究中,缺乏直接衡量审计人努力程度的变量,通常用审计报告时滞、审计收费或异常审计收费等间接变量来替代。资产负债表日至审计报告日之间的时间长短通常称审计报告时滞,一般被认为是外界可观察的审计投入或审计努力程度的替代 (Knechel et al. 2009)<sup>[10]</sup>,Blankley et al. (2014)<sup>[11]</sup>的研究却发现,与没有发生重述行为的企业相比,发生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的企业却存在更长的审计报告时滞,因此,他们认为审计报告时滞的延长并没有像理论预测的那样有助于增强审计效果;Lobo 和 Zhao (2013)<sup>[12]</sup>以异常审计费用作为审计努力程度的替代,研究发现,审计努力程度与财务报表重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但是,曹细钟 (2013)<sup>[13]</sup>以我国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 2007-2009 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检验研究异常审计收费 (通常是审计努力程度的替代) 对随后两年内财务重述的影响,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些研究都没有对财务报表重述进行细化分类,而且审计师努力程度对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的抑制作用经验证据则不明确,甚至是相矛盾的结论。

企业财务报表重述行为发生的原因、动机和表

现形式比较复杂,既有疏忽的非故意因素,也有的是故意行为;既有一些与企业业绩无关的纯文字性错误更正,也有的是与企业业绩至关重要的财务数字型错误更正,因此,对其进行分类细化研究尤为必要(Romanus,2008)<sup>[14]</sup>。有研究表明审计师的专门化程度越高,审计质量也越高,Romanus et al.(2008)<sup>[14]</sup>的研究发现注册会计师专门化程度越高,发生财务报表重述的可能性越小。Jiang et al.(2015)<sup>[15]</sup>将财务报表重述分为现金流量相关重述和非现金流量相关重述,研究发现,高质量审计能够显著抑制非现金流量相关重述行为,与现金流量相关重述行为的关系不显著。

以上研究为进一步细化研究财务报表重述行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也存在者一定的局限。一方面,多数研究没有对企业财务报表重述行为进行细化分类,然而,企业财务报表重述的原因很多,有些涉及企业关键财务指标的变化,有些则与财务数据无关,甚至只是文字性表述错误,因此,根据财务报表重述的性质进行分类考察更为必要(Romanus,2008)<sup>[14]</sup>;另一方面,企业内部控制和注册会计师财务报表审计作为内外两种监督机制,独立性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对不同性质差别的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的抑制作用有无明显差别,值得进一步考察,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

本文在将企业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细分为技术性重述、经济性重述和负盈余性重述基础上,检验和比较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师努力程度对这三类重述行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了解企业内部控制和注册会计师财务报表审计制度,对提高财务报表质量的不同作用及其交互影响,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强化外部注册会计师监督提供了经验证据。

###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内部控制是保证财务报表信息质量的第一道防火墙。COSO内部控制框架规定的内部控制三个类型的目标之一就是报告目标,要求内部控制使得企业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及时性、透明度。安然事件之后,2004年的SOX法案更是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SOX法案404条款认为,恰当健全有效的企业内部控制使得企业财务报告发生错误或舞弊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大量的

实证经验证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刘启亮,2012;Wang,2013;Yu-Ho和Sun,2014;方红星等,2011)<sup>[2][3][1][16]</sup>。由此可以预见,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也会有效的抑制企业财务报表重述行为。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1。

假设H1: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发生财务报表重述的可能性越小。

审计准则要求审计人员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为此,审计人员需要首先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评估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然后采取进一步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将整体审计风险降到可接受的水平。在此过程中审计人员努力程度越高,搜集的审计证据就越充分,发现重大错报的概率就越大,审计后的报表质量相应越高。Hillegeist(1999)<sup>[17]</sup>的研究都表明努力程度高的审计师更容易发现企业的盈余管理,Jiang et al.(2015)<sup>[15]</sup>的研究发现高质量审计有助于减少以盈余管理为动机的财务报表重述行为,Francis et al(2013)<sup>[8]</sup>低质量审计(以事务所规模作为审计质量替代)后的报表更容易发生财务报表重述行为。基于同样道理,审计师努力程度越高,审计质量应当越高,已审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也越小,因此,提出假设H2。

假设H2:审计人员努力程度越高,企业发生财务报表重述的可能性越小。

实务中,导致企业财务报表重述的原因很复杂,既有企业故意的性质,也有的是过失行为;财务报表错误的表现形式以及对财务信息的影响差异也不同。因此,Palmrose和Scholz(2004)<sup>[18]</sup>及Romanus(2008)<sup>[14]</sup>等都认为对财务报表重述进行分类研究非常必要。Palmrose和Scholz(2004)<sup>[18]</sup>将涉及财务报表数据差错,尤其是涉及企业核心盈利(Core earning)错报的更正划为经济性的重述,而其余的,例如仅涉及财务报表附注等错误的非核心重述划为技术性的重述。从我国上市司财务报表重述形式及性质看,一方面包括报表数据中仍存在重大差错的“会计差错重述”;另一方面也掺杂着由于颁布了新会计准则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重述”,由于企业做出了更加合理的会计估计而发布的“会计估计变更重述”,企业对财务报表附注做出的“文字性补充



更正”,由于数据输入时出错的“技术性重述”,甚至还包含有一些错别字的更正。根据 Palmrose 和 Scholz(2004)<sup>[18]</sup> 的分类标准,将这些重述统称“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Technical Restatements)”,将前者涉及会计报表数据差错的重述统称为“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Economic Restatements)”。

基于审计目标和审计成本的考虑,审计师通常更多地关注与财务报表数据认定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即那些导致“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的重大会计差错,而很少将有限的审计资源分配到那些会导致“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的一般性差错,Palmrose 和 Scholz(2004)<sup>[18]</sup> 的经验证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许多导致“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的重大会计差错往往与管理层的财务业绩衡量与评价相关,作为独立性相对较低的内部控制机制发现和纠正这类错误的效率和效果有限,可能更多的是发现和纠正那些导致“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的一般性差错。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3。

假设 H3:与内部控制机制相比,审计师努力程度的提高更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以及盈余管理的薪酬契约假设和债务契约假设理论可知,为粉饰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企业管理层有很强烈的动机操纵盈利,尤其是虚增盈利。Chakravathy(2014)<sup>[19]</sup> 的研究表明许多财务报表重述的背后反映了企业管理层的盈余操控行为。若重述导致已经报出的财务报表盈余调减,其背后往往潜藏着管理层操控盈余行为的更强烈信号,文中将导致财务报表盈余调减的重述行为定义“负盈余财务报表重述”(Negative Earning Restatements)。因为企业报表盈余与管理层业绩评价密切相关,因此,管理层有强烈的调高盈余的动机,而审计人员也对盈余数据虚增行为更加敏感。Jiang et al.(2015)<sup>[15]</sup> 的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审计对于与现金流量相关的财务报表重述抑制作用显著高于非现金流量相关的财务报表重述,表明审计人员对于管理层的操控盈余行为更为敏感。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4:在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中,审计师对负盈余重述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良好的企业内部控制是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抽样审查的基础,内部控制健全有效的情况下,交易和事项发生错弊的概率小,也有利于审计人员及时查找业已发生的重大错报,反之,不但会使审计师查找错弊的困难增大,还会导致审计效率下降,因为串通舞弊、高管人员滥用职权等行为都会使内部控制失效。因此,良好的企业内部控制对审计人员的审计效果和效率都具有促进作用,反之亦然。据此提出假设 H5。

假设 H5:在抑制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时,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对审计师努力程度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低质量内部控制会削弱审计师努力程度的抑制作用。

#### 四、研究设计

#####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 2008-2013 年共 6 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剔除金融行业公司,获得了 6834 个有效数据样本。由于季报和半年报报表都未经审计师审计,其发生重述并不能视作审计师的工作没有取得良好成果,所有有关季度报表和半年度报表的重述样本本文均做剔除,同时剔除由于政府新出台会计准则的施行而导致企业追溯调整以前年报的公告样本。

本文的数据处理采用 Stata13.0 统计分析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了删除极端值处理,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 5% 的 Winsorize 双侧缩尾处理。

##### (二)主要研究变量说明

###### 1.财务报表重述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财务报表重述。鉴于本文对财务报表重述的分类,将“财务报表重述”、“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和“负盈余财务报表重述”分别用哑变量 Re、ReT、ReE 和 ReN 表示,发生以上任何一种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统称“财务报表重述”

对于“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样本,本文的选取方法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巨潮咨询网和万德中国金融数据库中,通过键入“追溯调整”、“差错更正”、“会计差错”、“前期差错”、“财务信息更正”等关键词搜索,下载相关的公告,并阅读公告内容手工整理、分类得到重述样本。具体整理方法为:

若有在多个网站中发布同一重述公告,则只取一次样本,若为不同途径获取的不同公告则都合并入总样本;对于由公司监事会、董事会、独立董事或审计师等不同名义发布但实际内容相同的重述公告,仅保留一份公告,用作一次样本搜集;由于本文的研究中,以财务信息存在问题进而导致财务报表重述的发生为逻辑,因此对于重述公告中由于多个以前年份差错追溯调整多个以前年份财务报表的情况,本文在选取数据时将该类公告中的数据形成多个年份的重述样本,以期获得更准确的结果。

由于“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是对已报出财务报表进行的一般改动,企业很少对“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专门发布公告说明情况,本文的“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样本的获取方法为:利用锐思 RESSET 数据库中的企业年报报出时间变更数据,某一年度企业的年报多次报出则视为企业发生财务报表重述。在此基础上,通过删除其中的“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样本得到“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样本。

对于“负盈余财务报表重述”的样本选取为:将“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样本中,重述内容导致企业盈利下降的样本单独挑出,定义为“负盈余重述样本”。具体挑选标准为:公告内容中的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净利润”项目或者追溯调整中的“未分配利润”项目影响为负,则纳入“负盈余重述样本”。

发生以上任何一种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统称“财务报表重述”,“财务报表重述”全样本用哑变量 Re 表示。

若满足上述相应的重述类型界定,则相应的哑变量 Re、ReT、ReE 和 ReN 取值为 1,否则为 0。

## 2. 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本文借鉴大部分内控相关文章的变量选取,利用企业是否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衡量。此外,也有研究文献认为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信息含量较小,说明性不足(田高良等,2009)<sup>[20]</sup>,而企业的运营和一些会计处理上存在不规范行为时会受到相关监管者的警告甚至是处罚,受到监管者的处罚是企业内部控制存在严重缺陷的重要表现之一(张颖、郑洪涛,2010)<sup>[21]</sup>。基于此,本文定义(1)企业披露出内部控制缺陷;(2)相关部门对企业颁布了处罚公告,均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表现。

引入虚拟变量 IC,存在上述两者之一时,取值为 1,表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差;反之取 0,表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好。

## 3. 审计师努力程度

本文利用从审计费用模型中提取的残差所反映的超额审计费用作为审计师努力程度的替代。审计师付出的成本被认为是审计收费的基础,建立在这种认识上,有些研究利用了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 LN FEE 作为审计师努力程度的替代变量(GUL, 2006)<sup>[22]</sup>。然而,该替代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审计收费毕竟不完全由审计师付出的成本决定,尤其在面临的法律风险增强时,审计师会更多地要求自身对于将来承担风险的补偿,即风险溢价部分;二是和财务信息有关的风险,即重大错报风险会同时增加企业财务报表重述的概率和总审计收费,若利用 LN FEE 作为审计师努力的替代变量,会导致内生性的问题。因此, Cristì (2008)<sup>[23]</sup>、Lobo 和 Zhao (2013)<sup>[12]</sup>等认为,用异常审计收费作为替代恰恰能够去除掉风险溢价部分和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更能代表审计人员的努力程度,用其作为审计人员努力程度指标的替代变量更合适。基于此,本文借鉴 Cristì (2008)<sup>[23]</sup>,建立如下审计费用模型(见模型 1),通过提取残差项获得审计费用中真实反映审计师努力程度的超额部分。

模型 1:

$$\ln FEE = \beta_0 + \beta_1 SIZE + \beta_2 \ln V + \beta_3 REC + \beta_4 LEV + \beta_5 ROA + \beta_6 \Delta ROA + \beta_7 QUICK + \beta_8 BIG + \beta_9 LOSS + \beta_{10} OPIN + \beta_{11} TENURE + \beta_{12} ICMW + YEAR + INDUSTRY + \varepsilon$$

模型 1 中的变量具体定义见表 1。因变量 LN FEE 是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SIZE 代表的是公司规模,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代表审计费用中审计师对一定规模的公司不得不投入的审计成本部分;存货、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 LNV、REC,企业财务杠杆 LEV、资产收益率 ROA 及其变动  $\Delta ROA$ 、速动比率 QUICK 等代表审计费用中对各种各样的企业风险要求的溢价部分;存在重大内部控制缺陷,表明企业存在重大的控制风险,ICMW 代表审计费用中对企业存在的内部控制风险要求的溢价部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BIG、审计师的任期 TENURE 代表了审计费用中对审计师的专业水平和经验的补偿部

分;由于企业在面临亏损时更可能“铤而走险”进行盈余管理,“审计意见购买行为”使得审计意见类型也成为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模型中分别引入了变量是否亏损 LOSS 和是否非标意见 OPIN 来代表审计费用中这些部分的溢价。因为模型 1 的变量都是审计费用中与审计师额外付出的努力无关的部分,通过模型提取残差,我们可以获得审计收费中真实反映审计师努力程度的部分,并用来替代审计师的努力程度。

4.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则主要控制构成企业重大错报风险的其他方面,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师努力程度对财务报表重述的抑制作用,是以内部控制质量的好坏作为构成企业重大错报风险的一个主要方面展开讨论的,因此,若要取得准确的结果,必须对企业重大错报风险的其他方面加以控制。

本文引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A)和账面市值比(BM)用来控制其他构成企业重大错报风险的方面。

企业规模不同,财务报表的编制内容和复杂程度差别巨大,则本身的财务报表信息质量就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引入企业规模 SIZE 控制不同企业之间的差异。

处在不同的生命周期的企业,对财务业绩的要求也不同,这影响到管理层的动机进而影响财务报

表重述的可能性,因此利用企业成长性 GROW 对这种差别进行控制。

不同规模的事务所提供的审计师的经验和专业水平是不同的,为了控制住审计师经验或专业水平不同所带来的差别,本文引入控制变量 BIG,若审计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则取值为 1,代表更丰富经验和更高业务水平的审计师,否则为 0。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财务目标差别很大,政策压力也有诸多不同,则在财务报表重述行为中两类企业也难免会有差异,为了控制这一差别,本文引入哑变量 NATURE(取 1 代表是国有企业,取 0 则代表为非国有企业)以控制这种企业性质的差别。

若企业的经营成果连续两年出现负盈利,则表明企业面临较大的业绩的压力,此时企业管理层的修饰财务报表的动机更强烈,鉴于此,本文引入哑变量 LOSS(企业当年利润为负取值 1,否则为 0)控制这一差别。

最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给企业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会促使企业在接下来修正自身的财务数据,从而影响到财务报表重述的发生,据此,本文引入哑变量 OPIN(若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相关变量的类型、变量名称、变量代码、变量含义及说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及说明表	
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含义及说明
被解释变量	全体财务报表重述	Re	哑变量,若企业发生任何一种财务报表重述则取值 1;否则为 0
	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	ReT	哑变量,若企业发生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则取值 1;否则为 0
	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	ReE	哑变量,若企业发生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则取值 1;否则为 0
	负盈余财务报表重述	ReN	哑变量,若企业发生负盈余财务报表重述则取值 1;否则为 0
解释变量	审计师努力程度	EFFORT	通过模型 1 提取残差项获得
	内部控制质量	ICQ	哑变量,若企业当年没有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并且没有被相关部门发布处罚公告则取值 1;否则为 0
控制变量	资产负债率	LEV	=年末总负债/年末总资产
	资产收益率	ROA	=当年净利润/资产总额
	账面市值比	BM	企业当年的账面与市值比
	事务所规模	BIG	哑变量,若企业当年由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取值 1;否则为 0
	审计意见类型	OPIN	哑变量,若企业当年收到了非标准审计意见,则取值 1;否则为 0
	企业连续亏损	LOSS	哑变量,若企业连续两年净利润为负则取值 1;否则为 0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成长性	GROW	=(当年销售收入-上年销售收入)/上年销售收入
	企业性质	NATURE	哑变量,若企业为国企,则取 1;否则为 0
	控制年份	YEAR	控制年度效果
	控制行业	INDUS	控制行业效果。按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



(三)模型设计

本文借鉴刘启亮(2012)<sup>[4]</sup>和 Lobo(2013)等<sup>[12]</sup>研究,通过建立模型 2,对文章的前 3 个假设进行验证。为了验证假设 4,本文通过将样本集分为内部控制质量高和低两组,对模型 3 进行对比验证。模型如下:

模型 2:

$$\text{Re/ReT/ReE/ReN} = \beta_0 + \beta_1 \text{EFFORT} + \beta_2 \text{ICQ} + \beta_3 \text{LEV} + \beta_4 \text{ROA} + \beta_5 \text{BM} + \beta_6 \text{SIZE} + \beta_7 \text{GROW} + \beta_8 \text{BIG} + \beta_9 \text{NATURE} + \beta_{10} \text{LOSS} + \beta_{11} \text{OPIN} + \text{YEAR} + \text{INDUS}$$

模型 3:

$$\text{ReE} = \beta_0 + \beta_1 \text{LnEFFORT} + \beta_2 \text{LEV} + \beta_3 \text{ROA} + \beta_4 \text{BM} + \beta_5 \text{SIZE} + \beta_6 \text{GROW} + \beta_7 \text{BIG} + \beta_8 \text{NATURE} + \beta_9 \text{LOSS} + \beta_{10} \text{OPIN} + \text{YEAR} + \text{INDUS}$$

五、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2 是各变量的总体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 2 可以看出,发生财务报表重述(Re)的样本比例约有 16.35%,这一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其中发生的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ReT)的比例是 12.32%,而发生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的比重仅为 4.03%左右,数据表明财务报表重述中存在着大量的非会计差错类更正重述。此外,调低企业盈余的财务报表重述(ReN)比例是 3%,尽管在总样本量中“负盈余财务报表重述”比重较小,但其在“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中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见,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因会计差错发生财务报表重述的企业中,很大部分的差错涉及了企业的盈利,并且这些差错还使得企业最初的财务报表虚增了盈利。

(二)相关性检验

表 3 是模型 2 和模型 3 各变量的斯皮尔曼相关性检验结果。从表 3 可以看出,“内部控制质量”(ICQ)与“全重述”(Re)、“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ReT)和“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ReE)均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低,发生各类财务报表重述的可能性越高,与假设预测相符,与“负盈余财务报表重述”(ReN)负向关系与预测相符,但不显著;“审计师努力程度”(EFFORT)与“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ReE)和“负盈余财务报表重述”(ReN)呈显著的负相关,表明审计师努力程度越高,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Re	0	1	0.16349	0.3698
ReT	0	1	0.12322	0.3287
ReE	0	1	0.04028	0.196617
ReN	0	1	0.03001	0.17062
ICQ	0	1	0.8124	0.39042
EFFORT	-0.9127	0.9862	0.00302	0.36817
BIG	0	1	0.0561	0.23004
NATURE	0	1	0.4186	0.49335
LOSS	0	1	0.0961	0.29470
OPIN	0	1	0.0535	0.22495
SIZE	10.842	27.955	21.526	1.30491
GROW	-0.6712	5.0764	0.2229	0.65714
LEV	0.0349	1.6561	0.4513	0.26361
ROA	-0.2571	0.2544	0.0428	0.06570
BM	0.1097	1.8629	0.6467	0.27167

发生“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和“负盈余财务报表重述”行为越少,但是却与“全重述”(Re)、“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ReT)呈正相关,与理论预测不一致,尚需进一步在回归分析加以检验。此外,表 3 还显示,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为 0.355,表明模型变量之间不存在需要处理的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表 4 是对本文模型 2、3 进行 logistic 回归的对比结果。从表 4 可以看出,“内部控制质量”(ICQ)与“财务报表重述”(Re)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beta = -0.202, p = 5\%$ ),这表明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财务报表发生重述的概率越小,假设 H1 得到验证。同样内部控制质量(ICQ)与“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ReT)的系数也是显著为负( $\beta = -0.222, p = 5\%$ ),说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的抑制“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但是对“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ReE)却不显著,无法明确内部控制是否能够抑制“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

假设 H2 预测审计师努力程度的提高能够减少财务报表重述行为,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审计师努力程度”(EFFORT)与“全重述”REST 之间系数呈显著为正( $\beta = 0.222, p = 10\%$ ),与假设 H2 预测相反,同样,“审计师努力程度”(EFFORT)与“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ReT)的系数也是显著为正( $\beta = 0.350, p = 1\%$ ),假设 H2 没有得到支持。原因之一可能是,如上文分析,在审计中,审计师通常更多的关注会导致企业财务报表数据错误的重大错报行为,

表 3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表

	Re	ReT	ReE	ReN	EFFORT	ICQ	LEV	ROA	BM	SIZE	GROWTH	BIG	NATURE	LOSS	OPIN
Re	1														
ReT	0.848 ***	1													
ReE	0.463 ***	-0.077 ***	1												
ReN	0.398 ***	-0.066 ***	0.859 ***	1											
EFFORT	0.023 **	0.042 ***	-0.050 ***	-0.054 ***	1										
ICQ	-0.067 ***	-0.063 ***	-0.020 **	-0.013	-0.011	1									
LEV	0.085 ***	0.061 ***	0.073 ***	0.060 ***	-0.037 ***	-0.107 ***	1								
ROA	-0.060 ***	-0.038 ***	-0.067 ***	-0.051 ***	0.001	0.093 ***	-0.371 ***	1							
BM	0.0110	0.013	-0.002	-0.003	-0.006	-0.01	-0.027 ***	0	1						
SIZE	0.0150	0.006	0.025 ***	0.020 **	-0.138 ***	-0.058 ***	0.217 ***	0	0.006	1					
GROW	0.00300	0.013	-0.020 **	-0.024 **	-0.002	0.01	0.033 ***	0	-0.018 *	0.055 ***	1				
BIG	-0.0140	0.001	-0.031 ***	-0.026 ***	0.219 ***	0	0.067 ***	0	0.061 ***	0.330 ***	-0.020 **	1			
NATURE	0.017 **	-0.004	0.045 ***	0.046 ***	-0.129 ***	-0.032 ***	0.241 ***	0	-0.001	0.319 ***	-0.016	0.126 ***	1		
LOSS	0.064 ***	0.043 ***	0.055 ***	0.051 ***	-0.004	-0.061 ***	0.269 ***	0	-0.033 ***	-0.111 ***	-0.144 ***	-0.022 **	0.040 ***	1	
OPIN	0.096 ***	0.060 ***	0.088 ***	0.085 ***	-0.002	-0.082 ***	0.355 ***	0	-0.057 ***	-0.247 ***	-0.033 ***	-0.040 ***	-0.031 ***	0.303 ***	1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10%水平下显著（双尾）。

较少会关注导致“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的一般性错报,尤其是没有涉及报表数据性错误,而从表 2 的描述统计可以看出,在总样本中,绝大多数是“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而“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仅占 4.03%)。

假设 H3 预测,与内部控制机制相比,审计师努力程度的提高更能够有效抑制“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从表 4 中可以看出,“审计师努力程度”(EFFORT)与“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EREST 呈显著的负向关系( $\beta=-1.269$ , $p=1\%$ ),而“内部控制质量”(ICQ)与“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EREST 的系数却不显著,由此比较可以看出,与属于内部治理机制

的内部控制相比,属于外部治理机制的注册会计师报表独立审计对抑制企业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的效果更明显,假设 H3 得到支持。

假设 H3 预测,实务中审计师更加注重盈余虚增行为,因此,在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中,对负盈余财务报表重述行为抑制作用更显著。从表 4 可以看出,相比“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ReE,“审计师努力程度”(EFFORT)与“负盈余财务报表重述”(ReN)间的负向关系更为明显(系数为-1.853, $p=1\%$ ),系数的负倾向更大,并且 t 值绝对值更大(-4.83<-4.09),假设 H4 得到支持。

表 4 不同类型财务报表重述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全重述(技术性重述 Re)	技术性重述 (ReT)	经济性重述 (ReE)	负盈余重述 (ReN)
EFFORT	0.222 * (2.48)	0.350 *** (3.80)	-1.269 *** (-4.09)	-1.853 *** (-4.83)
ICQ	-0.202 ** (-2.75)	-0.222 ** (-2.95)	-0.113 (-0.47)	-0.109 (-0.36)
LEV	0.572 *** (3.38)	0.499 ** (2.88)	0.946 (1.85)	0.530 (0.84)
ROA	-0.355 (-0.50)	-0.0546 (-0.08)	-2.900 (-1.26)	-2.977 (-1.04)
BM	-0.0715 (0.51)	-0.0661 (-0.46)	-0.122 (-0.27)	-0.369 (-0.67)
SIZE	0.0823 ** (2.60)	0.0715 * (2.20)	0.183 (1.86)	0.138 (1.12)
GROW	0.0647 (1.33)	0.0753 (1.53)	-0.0950 (-0.49)	-0.346 (-1.01)
BIG	0.0712 (0.44)	0.0751 (0.46)	-0.160 (-0.25)	0.00988 (0.01)
NATURE	0.161 * (2.29)	0.131 (1.81)	0.342 (1.49)	0.580 * (2.05)
LOSS	0.239 (1.83)	0.269 * (2.00)	-0.177 (-0.42)	-0.101 (-0.20)
OPIN	0.805 *** (5.12)	0.651 *** (4.00)	1.390 *** (3.57)	1.539 *** (3.31)
年度	已控制			
行业	已控制			
_cons	-2.669 *** (-3.92)	-2.557 *** (-3.65)	-9.722 *** (-4.19)	-8.365 ** (-2.96)
N	6834	6834	6834	6834
Pseudo R2	0.0306	0.0287	0.1016	0.1138
Log Likelihood	-3305.9487	-3175.3785	-454.41322	-313.8447

注：\* p<0.1, \*\* p<0.05, \*\*\* p<0.01



为了考察内部控制质量对审计努力程度抑制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的交互影响,根据模型 3,对高内部控制质量和低内部控制质量两个样本组进行了回归,回归对比结果见表 5。从表中可以看出,“审计师努力程度”(EFFORT)对“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ReE)的系数,在高内部控制质量组是-1.742,且在 p=1%水平上统计显著,在低内部控制质量组是-0.290,且不显著。这说明,内控质量与审计师努力程度对“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存在着交互影响,高质量内控能够保障审计师努力程度更好地抑制“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而相比之下,低质量内控情况下,却没有观察到审计师努力程度对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的显著影响,假设 H5 得到支持。

表 5 模型 3 回归结果		
	高内部控制质量组(ICQ=1) ReE	低内部控制质量组(ICQ=0) ReE
EFFORT	-1.742 * * * (-4.59)	-0.290(-0.53)
LEV	0.989(1.53)	0.702(0.77)
ROA	-6.827 * (-2.19)	5.735(1.64)
BM	0.124(0.23)	-1.458(-1.73)
SIZE	0.319 * * (2.59)	-0.124(-0.68)
GROW	-0.0953(-0.39)	-0.100(-0.32)
BIG	-0.365(-0.46)	-0.0918(-0.08)
NATURE	0.101(0.37)	0.946 * (2.16)
LOSS	-0.456(-0.82)	0.203(0.29)
OPIN	1.482 * * (2.84)	1.524 * (2.36)
年度	已控制	
行业	已控制	
_cons	-12.40 * * * (-4.47)	-1.448(-0.36)
N	4591	1389
Pseudo R2	0.1482	0.1029
Log Likelihood	-301.47292	-129.84041

注：\* p<0.1    \*\* p<0.05    \*\*\* p<0.01

六、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 2008-2013 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检验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师努力程度对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在财务报表重述中,多数属于不涉及企业财务报表数据错误的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而涉财务报表数据差错的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较少;高质量企业内部控制对技术性财务报表重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对性质严重的涉及会计差错更正的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的抑制作用不明显;而恰恰相反,审计师努力程度对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尤其是对企业虚增

盈余性质的行为;此外,研究还表明,在抑制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方面,企业内部控制与审计师努力程度之间存在着交互效应,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有效促进审计师努力程度的积极抑制作用,相比之下,低质量内部控制却会削弱审计师努力程度对经济性财务报表重述行为的抑制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文认为,在实施保障财务报表质量的措施中,应该认识到,在强化企业内部控制的积极作用时,必须考虑到它作为内部监督机制的局限性,注册会计师财务报表审计作为外部监督机制,仍然是抑制财务报表错报的重要力量和关键屏障。

参考文献：

[1] Yu-Ho Chi., Huey-Lian Sun. Reoccurrence of financial restatements: the effect of auditor change, management turnover and improvement of internal control[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Finance, 2014.14(2):28-44.

[2] Wang, Ya-Fang; Huang, Yu-Ting. Types of restatement decisions and ex-ante red flags of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J]. Global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4. 8(1): pp. 1-8

[3] Wang Ya-Fang. Internal control and financial quality: evidence from post-sox restatement[J]. Accounting & Taxation, 2013. 5(1):19-28.

[4] 刘启亮,李敏,陈汉文.内部控制、政府控制与财务报表重述[J].财会通讯,2012,(06):114-117.

[5] 郭道芝.内部控制有效性对财务报表重述的影响研究[D].重庆:重庆理工大学,2014.

[6] Dechow, P. M., W. Ge, C. R. Larson, R. G. Sloan. Predicting material accounting misstatement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1.28(1):17-82.

[7] Francis, J. R., E. L. Maydew, and H. C. Sparks. The role of Big 6 auditors in the credible reporting of accruals[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1999. 18 (2): 17 - 35.

[8] Francis, J. R., P. N. Michas, and M. Yu. Office size of big 4 auditors and client restatement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3.30(4): 1626-1661.

[9] Bonner S E, Sprinkle G. The effects of monetary incentives on effort and task performance: theories, evidence, and a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

- 2002,27(May):303-345
- [10]Knechel, W. R., P. Rouse, and C. Schelleman.. A modified audit production framework: Evaluat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audit engagemen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9. 84 (5): 1607-1638.
- [11]Blankley, I., D. N. Hurtt, J. E. MacGreg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t report lags and future restatements[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Theory, 2014.33(2):27-57.
- [12]Lobo J., Z. Yuping. Relation between audit effort and financial report misstatements: evidence from quarterly and annual restatemen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3. 88(4): 1385-1412.
- [13]曹细中.异常审计收费与财务重述[J].西安财经学院报,2013,(01):98-101.
- [14]Romanus R. , Maher J. J., and Fleming D. M. Auditor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uditor changes, and accounting restatemen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22(4): 389-413.
- [15]Jiang H. , Hibib A., and Zhou D. Accounting restatements and audit quality in china[J]. Advances in Accounting, 2015. 31:125-135.
- [16]方红星,金玉娜.高质量内部控制能抑制盈余管理吗?——基于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经验研究[J]. 会计研究, 2011,(08):53-60.
- [17]Hillegeist, S.A.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uditing under alternative damage appointment rule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9.74(3):347-369.
- [18]Palmrose Z-V, Richardson V. J., Scholz S. Determinants of market reactions to restatement announcement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4, 37: 59-89.
- [19]Chakravarthy J., Haan E., Rajgopal S..reputation repair after a serious restatement[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4 4(89): 1329-1363.
- [20]田高良,齐保垒,李留闯.基于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影响因素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0,(04):134-141.
- [21]张颖,郑洪涛.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与分析[J]. 审计研究, 2010, (01):75-81.
- [22]Gul, F.A. Auditors' Response to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ronyism in Malaysi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 2006,44(05):931-963.
- [23]Cristi A. G., Jenkins N. T., Johnson W. B. The contagion effects of accounting restatemen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 83(6): 83-110.
- (责任编辑:刘 军)

##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Auditor Effort And Accounting Restatements

YANG Mingzeng, CAO Huize

(Accounting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and the CPA's auditing are two kinds of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firms to prevent the restatements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Using data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8 to 2013, the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and auditor effort on the different accounting restatements. The research result indicates: (1) the high-quality internal control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preventing technical restatements, but has little effect on preventing economic restatements; (2) the increase of auditor effort can reduce economic restatements; (3) the high-quality internal control improves auditor effort to prevent economic restatements, and the low-quality internal control impairs the effect of auditor effort on preventing economic restatements.

**Key Words:**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Auditor Effort; Accounting Restatements